

cmchao / March 12, 2012 08:30AM

[海洋之子－夏曼．藍波安 反核救蘭嶼 拿詩句作刺槍](#)

海洋之子－夏曼．藍波安 反核救蘭嶼 拿詩句作刺槍

中時電子報－2012年3月11日 上午5:30..

中國時報【( 執筆：黃奕潔 )】

一九八〇年代，在台灣本島打工的夏曼．藍波安便寫詩為蘭嶼呼救，三十年之後，他仍為了反核廢料而奔走。這位文字充滿海洋氣息的作家，也擔心強勢文化侵蝕達悟傳統，黎明起身寫作時總忍不住嘆息，祈禱。

夏曼．藍波安最新作品《天空的眼睛》已快完成，他和我們分享這部描述漁人的龐大故事，聞者莫不跌入他描述的深邃海洋裡。在台灣文學中，他的書寫獨具一格，以中文傳遞達悟族語言的字彙和智慧。主持人小野因而強調，夏曼．藍波安在台灣文學史上有著重要地位。

「月亮每天都有不同的名字。」夏曼．藍波安說，他的文字都來自達悟的智慧，達悟重視月亮和潮汐的關係，有許多表達海洋的方法。因而達悟是詩的民族，人們見面問候就是「詩」。例如，「我今天是中潮」意味著現在「不餓也不飽」，而「兄弟啊，你所有的話不清澈也不混濁」則是委婉評論對方說話四平八穩，是句「廢話」。

夏曼．藍波安小學四年級的夢想是航海家，但一個本島來的大學生鼓勵他讀高中大學，讓他離開了自己的島嶼和文化。他在台灣打工、求學，甚至還攻讀研究所學位，最後仍回到他的「人之島」，回到海洋的懷抱，重新實踐達悟族的智慧和技能，也找回自己的語言。他甚至還進行幾次航海活動，完成童年航海的夢想：「命運的旅行不是我規畫的，是靈魂規畫的。」

然而，他的生活仍隨時與核廢料的惡靈共存。「如果蘭嶼的核廢料發生問題，台灣人逃得掉嗎？台灣人也只有一個島啊。」他對台灣人視蘭嶼為遙遠的化外之地無比氣憤。

夾在現代化諸多困境和危機裡的蘭嶼，讓這個作家黎明起身寫作時都忍不住嘆息，祈禱「起義的反核運動可以成為讓我們島民民族意識覺醒，愛護島嶼的元素。」希望反核廢料能像拿漁槍刺惡靈般簡單，更願海洋能成為保護他們的政府。

---